

第二冊 (全八冊)

# 《戰國策》

研究文獻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戰國策》研究文獻輯刊

第二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新學堂  
PDG

(宋)鮑彪校注 (元)吳師道重校

戰國策校注 十卷 (卷六——卷十)

《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刊本

## 第二冊目錄

戰國策校注十卷（卷六—卷十）（宋）鮑彪校注（元）吳師道重校

卷六

趙策

卷七

魏策

卷八

韓策

卷九

燕策

卷十

三八九

三〇七

一七一

一

宋策 衛策 中山策·····

四〇〇

二

戰國策趙卷第六

縉雲

彪

校注

東陽

吳

師道

重校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

河

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或

襄

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名無恤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荀林父將中行後因

以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

段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

諫曰不可夫智伯

之為人也好利而驚驚其殘忍也復來請地不與必

加兵於韓矣

韓子作驚惶

姚云復劉作

君其與之彼狃狃

性驚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

元作宣

宣

韓子說花亦並子欲

勿與趙葭

魏人亦

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

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趙請蘭

元作蔡羣狼之地

蔡非趙地羣狼屬西河

又有蘭縣

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

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

安于簡子補曰一作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

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晉水大事記晉陽漢太原

記謂澤字誤韓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此襄子王當作生

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索按同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

皆以荻蒿苫楚廬之

荻荏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荻為蒿苫蓋也楚荆

也以是為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簌之勁不能過也

箇音窘簌即簌見禹貢

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

質礎

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

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

食匱

元

城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

謂將

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

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

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姚本夜日既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遇智過一作果智伯之族

以理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將

於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轅門

之外

以車為門而排外向

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

君曰何如

伯智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

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

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

附其城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

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奈何智過曰魏

**宣**

子之謀臣曰趙

**蔭**

補恐缺韓

康子之謀臣曰段

**規**

二語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

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

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

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

伯以過之去之襄子曰諾使張子孟談見韓魏之君

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

目姚本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

有軍字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

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

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虎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

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

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沈者三

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

智伯從韓魏兵從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元作下或疑之疑字不沈者三板郤疵晉人

作制說文作繇姚本注元我謂智伯曰韓魏之君

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

矣爾曰一本作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

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

板曰龜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猶而何也明日智伯以

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元作

云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當有必字皆信

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

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元主自稱曰主而解

於攻趙也同解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

為君惜之趙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

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日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

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知

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

其友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

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百補曰即乃稱簡之塗

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

御國地猶武安之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字衍兩兩補曰恐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

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

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

願損補曰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

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仕國者權重信

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

乎

改手作也 姓云劉

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

有美而同 必相嫉

臣主之權均之

外紀

之作

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

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

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

猶別

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

下不使者土不爲何如對曰死僂僂

張孟談曰左

司馬

失其名

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

忠君其行之

行猶用也 疑當作任 孟談自謂之鮮行之者

許之僂之推

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

其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

張孟談此下著書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

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地名

其名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子耕三年韓魏

齊元作燕燕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

今皆之負親上言負親之立不應此襄子往見張

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侯復來字

恐并誤在上當云而孰謀我為我謀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

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

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